



秋收在霜降

农谚“寒露无青稻，霜降一齐倒”，意为不管是早熟还是晚熟的稻，一到霜降，就得全部收割，秋收秋种不能误，只因农事一误误一年。

早年我在乡下务农，一到这节气，呼呼的西北风刮起来，老人们都会说“西风催老稻”。随后男男女女、老老小小，便拿出一把把镰刀，把它磨得异常锋利，为的是既省力又快捷，磨刀不误割稻工。

金黄色的稻田里，除了一望无际、稻浪翻滚，还有那一字排开、弯腰弓背割稻的身影。他们两腿撑开，右手握镰、左手捏稻，两棵一把，两行十二棵，在“咔嚓咔嚓”的声音里往前拱。边割边往右甩，极富节奏。不一会儿，百来米就割到头，一垄垄齐整整的稻铺便是一大片。随后，袖管抹抹汗水，开始循环往复，在稻香里体验着收获的艰辛与喜悦。

后来，不知是谁发明了状如镰刀的“稻劫”，但刀刃部分是锯齿形的割稻工具。它比镰刀轻巧得多，还节省体力，也不用花时间去磨。但即便工具再顺手，毕竟是整天弯腰的体力活，除了借中午吃饭时的短暂休息外，一天割稻下来，腰也伸不直，那劳累只有经历了才知道。

霜降一到，为在天晴时早些收好，露水一干，迅即就割稻，时至日落。对于农人来说，一年就稻麦两茬到嘴的粮食，误了天时是一种罪过，靠天吃饭并非儿戏。

凑着天晴，割下的稻，还不能马上上场，得让它晒两天，俗称“晒稻铺”。太阳晒，北风吹，除了稻子干爽，还有挑稻时，肩上也会觉得轻松许多。

当然，老天也不会尽如人意。

连续的雨，下得让人像热锅上的蚂蚁。雨一停，即便是阴天也要抢收。有时刚割下又下雨了，成熟的稻谷除了掉在地里，有的隐隐透出白芽，这样的状况，让人欲哭无泪。待天稍有好转，马上翻稻铺吹晒，那是为防不测。稻铺一干，女人快速扎稻，男人随即将稻个堆在田埂上，一个个紧挨着，封顶后类似一间间小草房。

稻上场，得抓紧脱粒。最早用的是状似床样，中间用竹条镶嵌，极像现在百叶窗的“稻床”，农人用力在上甩撮，这样原始的脱粒方式，不仅慢，还很耗体力。后来有了脚踩的“轧稻机”，机身极像滚筒，上有一排排半个扁豆状的铁片，两边各有大小两个齿轮，身前脚下，有连着齿轮的木踏板。两人一组，可左右脚踏换，“嘎啦嘎啦”踩得直响的同时，还得用力一致、节奏相同，手持稻个，握紧且不停翻复，直至稻谷脱净。这样的劳作，要学会用劲巧，稍不留神，稻子卷入机内，还很容易出事故。为赶时间，老人小孩也上场帮着搬稻个，把它堆在“轧稻机”的两边。

霜降一到，凑着天晴及时翻晒稻谷，可缴公粮并分到各家各户，因而常常轮班开夜工。鸡叫头遍，眼前白茫茫的一片，能见度极差，霜密密的像筛糠似地下来。忙完通宵，那个困，太难熬了。白天还要继续劳作，这样的劳动强度，晚饭过后倒头便睡，连洗脸洗脚也不愿。

后来有了电动脱粒机，有了联合收割机，这是改革开放后，给农人带来的福祉，也让机械化替代了人工。

“寒露无青稻，霜降一齐倒”。

在乡下的农事里，还有它的引申义。那时清苦，自留地里当属第二主粮的大片山芋，也在期待主人的光临。一垄垄地垒，一只只地拾，一担担地往家挑。除了补充那时的主粮不足外，洗净后，还把它送到村里专门打浆的机器里，回家后淋出渣，再沉淀，倒掉水，把淀粉取出晒干，以备日后食用。饭桌上，自制成粉皮后，切成条状，或与青菜、香菜混炒，或加上佐料凉拌，偶尔做汤，就成了家常便菜。也有制成“麻腐”的，状如一块块豆腐，切成小块，加点佐料，既是饭菜，又当辅食。

地头的青菜，雪里蕻，在经霜后，也得及时收，否则几次霜打后，叶片会打蔫发黄。恰好是秋收秋种最忙的时节，因而收菜回家和洗菜晒菜，大多是家中老人与孩子做的。家前屋后的树干与树干间，一条条绳子上，一根根晾衣竹竿上，满是那绿色。待菜晾晒得不再滴水，便取下来。把菜切碎后，均匀地放入一只只蚕匾，然后搁在长凳上或横着的梯子上，晒成大半干。随后是放在大大的浅木盆或瓷盆里，放上适量的盐，进行揉菜，再放入瓮头里，俗称“腌咸菜”。最后用棒槌塞紧瓮内的咸菜，塞上清香的稻草把，糊上黄泥，瓮口埋在草木灰里，就算大功告成。一年四季，人们就用这咸菜，当成喝粥菜，还把它当成饭桌上的辅助菜，如豆瓣咸菜汤、毛豆炒咸菜。这样的菜品，现在看起来是很不错，但那是现代人食品太丰富而想作些口味调整。在那个极少有鱼肉上桌、食品匮乏的清苦年代，几乎天天吃着这样的菜品，哪有不腻的呢？

(过正则)

挥之不去的读报情结

年轻在职时爱读报，退休了这爱好依然未变。尽管现在手机、电脑上可读的东西很多。但我不习惯，总觉得没有报纸“实在”，仍坚持每天翻报纸。先是看订的几份(包括日报、晚报、老年杂志等)，然后上网看新闻，下午去趟图书馆。外出和住院，总要塞一摞报纸在包里。别人向我借钱取物可以，若是要拿走一份报纸，必须得让我再翻一遍看一眼，没有我需要的东西才行。平时笔记本不离身，读到好文章或好句子，会及时记下来，还时不时地写些读后感。

阅读，让我了解了国内外大事、增长了知识、不至于“老不省事”。退休十几年来，我写了五六百篇时评杂文，论点大多来自生活，而论据基本上是从报刊学来的。

阅读，提高了我文学创作水平。退休后，新闻素材、评论灵感相对减少，我便多看报刊上的随笔、散文，学着搞起了文学创作。悠悠往事、婚姻家庭、感悟人生、时尚生活、休闲养生……题材涉及方方面面。这些年，随笔散文也写了五百多篇，获奖近百篇。

阅读，还让我写稿好“下手”，写好后好“出手”，用稿率提高了。文稿也是一种产品，要使产品销路好，就得把握好市场行情。只有常阅读一份报刊，才能知道它的稿件需求、用稿特色。譬如，《人民日报》“大地”副刊庄重秀美、雅俗共赏；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副刊有事有情、短小精悍；《扬子晚报》“繁星”副刊，小中见大、富有情趣。有编辑爱质朴，也有编辑喜华丽……

读报，充实了生活、愉悦了身心，真正成了我一份深入骨髓挥之不去的情结。

(王洪武)



村嫂浣衣乐

秋天，是爽朗的季节，更是浣洗的季节。村嫂们三五成群来到溪水旁，为家人浣洗衣服，构成一幅幸福甜美的生活图景。

(王慧 摄)

乐在棋中

退休后除了练书法，还学会了下象棋。我棋艺不精，所以常去看别人下。我觉得，看不同人下棋既可长进棋艺，也能从中收获不同的人生感悟……

一天上午我散步走过公园内紧挨花坛的一条长廊时，见好些人围着看下象棋，便凑前欣赏。执黑棋的是位平日不常见的长者，坐他对面的要比他年轻些。

棋已过半局，长者所执的黑棋已牵制住红方。就在我看好黑棋时，长者不知为什么走了步闲棋，这恰恰让对方赢得了调整兵力的机会。我和身旁的观棋者以为长者是一时疏忽

走了步错棋时，没想到他接着又走了步瞎眼棋。红方见机便出手吃掉了黑方的马，使双方变得势均力敌。

观棋素有“只看不语”的规矩。围观者中我认识两人：一个是知棋谱又爱跳广场舞的王老头，另一个是喜欢下象棋的老章。他俩看人下棋有时不时快嘴点评两句的嗜好。“黑车快点过去呀”，老王催促长者，我盯着棋盘点头认同。可是长者无动于衷，反倒提醒红方：“快沉炮，提防‘将’军。”

我和老王忍不住焦急叹气，老章则按捺不住，上前抢着替黑方走棋。

长者摆摆手挡住老章，将

捏在他指间的那颗棋又放回原处，笑问：“你知道下棋最好的结局是什么？”老章脱口而出：“当然是赢棋啦。”“没错”，我附和着。

长者看了我和老章一眼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依我看，赢棋并不是下棋的全部。”我和几个围观者顿时露出不解的神情。

长者接着道：“过了耳顺之年，咱老哥们在一起就是图个相互陪伴愉悦心情，有时下一盘象征友谊的和棋，这会比赢棋更让双方快乐。”

初下象棋，我以为下棋的快乐在于赢棋，长者的那盘棋告诉我，下棋之乐，不仅仅是赢棋。

(裘永义)

乐龄“悦苑”请您来坐坐

乐龄“悦苑”是为银发一族设置的一方休闲园地，旨在展示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获的精神风貌，搭建起媒体和老年朋友交流的平台。

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起伏，你可能积累了后辈们并不清楚的掌故与轶事；桑榆未晚为霞满天，充实的退休生活中，您可能一边莳花弄草、跳舞唱歌，一边含饴弄

孙、安享天伦；也可能或悠游四方饱览胜境，或走街串巷品味风物……希望您不仅是见证者和行动者，更能成为讲述者和展示者。总之，只要是能增添情趣、愉悦身心的内容，都欢迎您将之化为随笔、书法、绘画、摄影作品分享给大家。来稿请发到邮箱：lelingwx@163.com，标题中注明“悦苑”字样。